

靳以主編

文藝叢刊之一 · 文藝社出版

奴隸的花果

執筆者 ·

碧野 靳以

巴金 艾蕪

李廣田 曹靖華

許天虹 S·M·

郭風 彭燕郊

繆崇羣 斯蒙

人文書店總經售

文藝叢刊之一

奴
隸
的
花
果

文藝出版社

目錄

奴隸的花果

碧野（一）

我怎樣寫前夕的？

蔣以（四〇）

丸藥

艾蕪（五〇）

理髮店

彭燕郊（六一）

屠格涅夫的「父與子」（英國·愛德華·加奈特作）

巴金譯（六八）

水之思

S·M·（七七）

虹（波蘭·W·瓦希列夫斯基女士作）

靖華譯（八〇）

木馬

李廣田（九八）

流民

繆崇羣（一〇五）

花菓和雨傘

郭風（一〇九）

雙子座冷凝着

斯蒙（一二五）

鄉間的貴人（英國·C·迭更司作）

許天虹譯（一二八）

奴隸的花果

碧玉野

一

第一線淡白的天光刷亮了高矗入空際的監獄的塔樓。這告訴匍匐在塔樓周圍的人：『喂，又是一天的開始了！』

一個女娃子蹲在一塊石板上拉稀，有幾條肋骨突現的餓癆了的狗，伸長舌頭團團地圍住她。狗們的脊背高出女娃子的有着幾塊小鏡子似的疤痕的腦袋。聞或有一隻狗低下頭去舐了舐濺滿石板上的稀屎，其餘的狗就扯開牙齒咆哮起來。

一個媳婦端着一個盆子走出門來，在門前的陽溝上淘米。隨着一隻遲叫的公鷄的啼聲，從屋裏邊傳出來一個老女人的吵吵聲：

『大安他媳婦，先洗過手才清理東西呵！』
這個媳婦把頭一抬，那像烏雲一般覆蓋在光滑的

額角上的鬢髮一飄，直着嗓子回答：

『我用淘米水洗手呢！』

屋裏邊傳出來一陣帶憤懣的咳嗽聲。

媳婦心想大安不知道鑽到那個土窟窿裏去了，世道亂糟糟，他出去吃糧，還不是你這老妖婆用手指尖把他追走的嗎！……

她一邊想着，一邊翕動着她那美麗的鼻翼，一種女人的青春的灼熱，一種解除不了的飢渴和貪婪，在她的臉孔上鼓漲起紅潮。

她微微地偏着她的水鴨子一般脆嫩的頭，忽然看見在左手邊不遠的石板上蹲着拉稀的女娃子，尖聲地叫：

『小窩子，大清早你就在亮眼！』

『稀……』女娃子順手打了一下快把毛茸茸的腦

袋架到她肩膀上的一隻公狗。

那隻公狗懶洋洋地走開去兩步，忽然把前腿爬上一隻母狗的身下胡亂地搖擺起來。

媳婦忘記了淘米，呆呆地望着那隻公狗和那隻母狗。

現在雖然是春天，但是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是不見花的，只有從石板縫隙裏透露出來幾點小野草的微綠。

附近的日本軍營裏吹起了起床號，各家門戶陸續地開了開來。挑水婦提出她們的水桶，把桶繩掛上扁担就往河邊走去；碼頭工人們也扛着竹槓趕早班輪船去了；洋車夫們在輪胎上打着氣，或是扛起半邊車子，在輪軸上塗着滑油試車；挑担子的理髮匠已經把他們的小火爐生旺了；船夫披起了他們的短截衫子，丟下和他一夜恩愛的女人，匆匆地往河邊跑去了。這時，在這個地區上，只有私娼們在陰暗的角落裏昏昏沉沉地入睡了。吐着他們那被蹂躪後的疲倦的氣息。

大安他媳婦已經把早飯燒好了，現在她正在切一把酸鹹菜。她的公婆已經起了床，她的公公在用鏡子替她鎮好一隻水桶的提環；她的婆婆在用一根大針替她扎好一隻麻鞋的後跟。她一直皺着她的眉頭，左眉

梢上的一顆黑痣煩惱地跳動着。她知道她的公婆像修理牛輓一樣的在替她鉗桶環和扎麻鞋，只要等她把碗筷一丟，一個命令就會立即下來：「喂，挑水去呀！」那個稀疏的莖黃髮叢裏有幾個疤痕的女娃子，拿着一個缺碗，從斜對過的矮門裏擠出來，走過來向大安他媳婦要米湯喝。

「小窩子，少喝些吧，要不久會拉稀哪！」

這個被叫小窩子的女娃子，是一個挑水婦同時也是私娼的女人的養女，女娃子兩歲的時候就被這個女人用二三十塊錢從一個人販子的手裏買過來的，因為這個女人已經快踏上四十歲了，家裏又沒有養老的，所以買了這個女娃子養着，盼望再過八年十年就可以從這個女娃子身上撈得一段舒適的生活。

女娃子喝完了第一碗米湯，又伸手要第二碗。大安他媳婦再倒了半勺米湯給女娃子，一邊說：「嘿，我得留些下來漿洗衣裳用哩！」

正在這個時候，一個耳朵上夾着一支萎敗的野花的年輕船夫，大踏步地打從她的門口經過，那對放蕩的大胆的眼光從門外射進來。她不由得默默地低下了頭，牙齒偷偷地咬着垂下來的一縷帶着誘惑人的油脂

香的黑髮。

一一

大安他媳婦的公公是一個擺地攤的染工，平常收染一些窮人家的衣裳，布塊和襪子。他是一個五六十歲的老漢，早年幹過修路工人和農忙時的短工，因為年輕的時候勞苦過度，現在成了一個瘋癱腿。

春天，這個地方是多雨的。大安他媳婦的家全靠太陽吃飯，陰溼的天氣不適宜晾乾染物。好容易一天出了太陽，大安他媳婦幫着她公公把染桶，染夾，染料罐子，晾竿和三腳架子之類的東西搬到場上來。

婆婆已經帶着她小兒子到碼頭上去替水客們扛行李去了，別看她婆婆是一個白了頭髮的老女人，但是爲了一家子的活計，每天還是鼓着胸脯跟年輕的扛運夫們爭賞賣的。因此，在這家門附近，只有大安他媳婦陪着她公公染東西。劈柴，挑水，洗染物都是她份內事。她的兩隻手塗滿了染漿，就是連手指甲也染成黑色的了。

在場子的北頭是一座祠堂，現在住滿了日本兵，南邊是一座大監獄，那高高矗入空際的塔樓，俯瞰着

這周圍的地面，大監獄的高牆下，就是這沒有花的貧民們居住的一條小巷子；西頭是十幾棵大榕樹，人們叫它做「烏蔭下」。每天要槍斃一個囚犯之前，榕樹上的老鴉們總是先兇兇地叫喚着，好像它們是死的預告者；東邊順着一條石鋪的小街走去，是座府城隍廟，毗連着一座縣城隍廟，裏面住滿了算流年卦的殘廢人，乞丐和偷兒；再走過去是幾家小店，出賣煙酒和狗牛死豬肉，小店裏有專做下等水客和姑娘拉皮條買賣的守寡老太婆，有專設一角小賭場的賭棍；再向東走，就是一道河的斜坡了。在這場子上可以看得見停泊在河邊的船隻的桅桿，和經常地聽得見河面上的小輪船汽笛尖叫聲。

大安他媳婦腳踏着一雙輕巧的麻鞋，淺淺的麻鞋收納不住她的厚實的腳盤。她挑起水桶往河邊路上走去。她那圓圓翹起來的豐滿的屁股，隨着水桶的擺動而搖擺起來。她一邊輕快的舉着腳，一邊心裏在罵：「大安你這死鬼，害得老娘好苦！你真入了土嗎，也得給你媽託個夢，老娘不能守你一輩子呀！騷擾着她又想到：大安在家的時候常跟她吵吵嘴，自他吃糧去後，又由不得想念起他來！咳，池塘的水乾啦，魚兒

怎麼活得呢。……

一片廣茫茫的水在河槽裏掀滾着白花的浪排。

大安他媳婦在一個大榕樹的濃蔭下的石堤上停下腳步來望了望面前的喧嘩的河水，船隻們張起了白帆在她的脚下平穩地滑行着。她的結實的胸脯像船帆般的高高地鼓起來，吸了幾口河邊的清新的空氣，當她彎下身子開始踏下河坡的時候，垂長手臂拔了一片嫩草葉子放進充滿了青春的血液的，鮮紅得半透明的嘴唇裏，一邊吸吮着苦而帶甘的草汁，一邊就快步往河坡躍下去了。

在一片佈滿了鷺蛋石的河灘上，大安他媳婦先把橈筒往上提了提，把滑石一般白淨的腿肚子泡進淺水裏去，彎下腰，兩隻手抓緊水桶沉進河裏灌水。

一個賭鬼剛剛把他的轆轤下來的一點錢統統喝了酒，現在正顛顛倒倒地打從岸上走過。當他看見大安他媳婦把那豐滿的屁股高高地翹起來彎腰提水的時候，他迷迷糊糊地在石堤上坐了下來，用爛醉的紅眼睛盯着那河坡下正朝着他的圓屁股，那像是一隻大「水鼓」，像是一尾肥大的「團魚」。

盯着盯着賭鬼就由不得用中指貪婪地挖他的喉嚨

，哇的一聲響，一口酒和死豬肉混和的臭水就嘔了出來。

大安他媳婦驚慌地扭轉頭一望，原來是她的隣居，一個專以賭博過日子的黃鬍子，於是她安了心又重新把沒有灌滿水的桶浸進河裏去。

一羣野小孩子用石子把黃鬍子趕走了，一直哇啦哇啦地趕到街裏去。

一隻下水船很快地靠岸滑過來，大安他媳婦並沒有覺察到。忽然一支撐篙拍地打過來，一大股水濺到大安他媳婦的頭上，她像一隻水鷺般的猛地抬起頭來一看，撐着篙站地船頭上的，正是那個她熟悉的年輕船夫。他渾身赤條條的，向她撒野地笑着，他那額角上有一塊刀砍的紫溜溜的傷疤，在太陽光下閃動着。

大安他媳婦臉孔浮起含羞的紅暈，惶惑的微笑著。水珠一顆一顆地順着她的濃密的黑髮滴落下來，胸脯上有一塊地方也被水濺溼了，因此那鼓動着的圓滑的乳頭就顯露出來，衝在她嘴唇上的那片草葉，不知什麼時候吐落到河裏去，那發綠的小片，隨着那船隻一道漂浮遠了。

如果遇到公公生了點病的時候，染攤就擺不成了。每當這個時候，大安他媳婦就幫同洗衣婦們洗衣裳掙點錢來供給家用。衣裳差不多都是日本軍營裏送出來的，這些短而寬大的衣裳很得費些工夫去洗滌。

昨夜一夜大安他媳婦都沒有好睡，因為隔壁的一個未出嫁的碼頭扛運姑娘呼天叫地的哭了一夜。現在那個扛運姑娘又開始拉長嗓子哭喊起來了。

大安他媳婦正把一盆洗衣水倒進陽溝裏去，趁勢她把美麗的長脖子伸到旁邊的一個老洗衣婦的耳朵邊，低聲地問：

『怎麼，大姑娘養孩子了嗎？』剛剛問完這句話後，又覺得有點說錯話，連她的耳朵都燒紅起來。老洗衣婦只扁了扁她的沒牙的嘴巴，沒有回答，可是大安他媳婦的問話却給緊旁邊的一個吊眼的中年洗衣婦聽到了，她那吊釘眼譏笑地一揚：

『大姑娘養孩子嗎？嘿，她倒養了兩隻「魚口」呢！』

大安他媳婦迷惑住了，她想『什麼叫做「魚口」』

呢？』但那吊釘眼又是一揚，惡意地接着說：

『兩隻腿窩上都裂開了口，要是真的長出三個窟窿來嘛，那倒也不錯，一次拴上三隻公馬，還愁什麼天荒地歉的呀！』

大安他媳婦又突然臉紅起來，她知道隔壁的那個扛運姑娘平常在碼頭上就不大乾淨。但是聽見那一聲聲痛極的叫喊，她的正要再一次鑽出葉苞來開花的一顆心，像受到了初春的寒雪般的，不由得冷戰了起來。

當大安他媳婦剛把一桶清水倒進盆裏去的時候，忽然一個叫聲喚醒了她：

『喂，大安他媳婦，幫我一下忙！』

原來是那個賭鬼黃鬍子從巷子那頭故意又大八字腳走過來，胳膊下夾着一件什麼東西，他緊緊地站在大安他媳婦的跟前，被烟草熏黑了的牙齒咬着很久沒有剃過的黃鬍子，而且眯着幾日夜沒有睡的賭鬼眼睛說：

『幫我一下忙好嗎？』說着就把他胳膊下的那件東西丟進大安他媳婦的水盆裏去。

在那盆清水上浮着一條饞得發臭的獐子，那獐子

上顯出一塊一塊又硬又黃的斑疤。

『哈哈，不要緊，這上面是滴了點消夜的稀飯湯，哈哈……』黃鬍子樂得把大鼻孔朝着天。

大安他媳婦瞥了一眼泡到水盆裏去的那條襪褲，臉孔變得像清晨升起的太陽，鮮紅而耀眼。

那個吊釘眼中年洗衣婦從旁邊撈起一條滿是鱗泡沫的自己穿的褲子，跳上去對準黃鬍子朝天笑着的臉孔就是一下，打得黃鬍子像一條笨豬般的吼着跑開去了。

大安他媳婦看見有人幫她的場，連忙把水盆裏的那條襪褲一手撈起來，遠遠地往黃鬍子的腦勺打過去。那條褲子一落到地上，就給旁邊的一條狗溼淋淋地拖跑了。黃鬍子一看見他的褲子被狗拖着跑，就惡狠狠地揮舞着拳頭追出小巷子去，一邊還喘着氣罵道：

『不成，爺的消夜褲，什麼拖去給你嗎呀！』

『哎，我看咱們這個老地面不大吉利呢！』那個扁嘴巴的老洗衣婦解開她的圍腰帕掛在肩膀上說，『咳，五娘也病了把？』

『病？』吊釘眼又是一揚，『還不是給大釘子釘在床上啦！』

話剛剛說完那斜對過門的就呀的一長聲懶洋洋地打開小半扇來，那個髮叢裏有着幾塊反光的疤痕的女娃子從門里勾出頭來窺望。從她的眼睛上看去，她已經餓得有點失神。

『喂，出來……』吊釘眼洗衣婦向站在門裏的女娃子招手。

女娃子只一味望着她的吊釘眼，不願出來。

吊釘眼爲了要在大家面前證實她剛才說的話，連忙跑到自己的家裏去，拿出一塊爬滿了螞蟥的黃鍋巴，對着那女娃子幌子幌：

『出來呀！』

一看見有好吃的東西，女娃子趕緊從小門扇裏鑽出來，風一般的跑到吊釘眼洗衣婦的跟前。

吊釘眼洗衣婦把黃鍋巴高高地舉過歪斜的髻上，好些螞蟥已經順着她捲起袖子的手往上爬。她故意逗弄着女娃子說：

『小窩子，你媽跟誰在床上睡覺呀？』

『跟船上的。』女娃子用舌尖舐着嘴巴說。

『你說，他們怎樣在動的？』吊釘眼洗衣婦裝得很正經地說。

女娃子不願意說，只把小眼睛瞪着空中的那塊鍋巴。她那小嘴巴不自覺地長垂掛下來一線口涎。

『小窩子，不說就做來看呀！嘿，鍋巴多香！』說着吊釘眼洗衣婦咬了一口鍋巴，有幾隻螞蟥一齊給她咬進嘴巴裏去。

女娃子給逗得沒辦法，只好把身子爬倒地上，一起一伏地幌動起來。

『哈哈哈哈哈……』洗衣婦們大聲地喧笑起來，有一個洗衣婦樂得用手掌拍着水盆，把水濺到旁邊的洗衣婦的臉上。

近幾天來，並不見女娃子她養媽出去給人家挑水，白天黑夜一味只躲在屋子裏。這中間的祕密只有吊釘眼洗衣婦知道，因為她的丈夫每天夜裏從外邊拉洋車回來，當她開門的時候，近些夜裏就很有幾次看見有男人的影子閃進挑水婦的屋子裏去。

挑水婦近天來在選擇她的丈夫，應徵的漢子多半是一些船夫們。應徵的條件並不完全是金錢……因為夜裏太累了，整個白天她都躺在床上休息，連腳趾尖也不願伸出門框來。

洗衣婦們的笑聲還斷斷續續地蕩漾。那斜對過的

半扇門響亮地開了，一個額角上有一塊刀痕的年輕船夫詭秘地站在門坎上對着洗衣婦笑。突然他看見在這羣洗衣婦裏邊，有一個左眉梢上跳動着一顆黑痣的少婦，他立即把披在肩膀上的一件汗衫蒙上頭，車轉身子急急地走出巷子去了。

在這個時候，誰也沒有注意到大安他媳婦的臉孔由紅而變紫了，她像一隻受傷的羊子，深深地重下頭來，烏黑的鬚髮遮去了她半邊臉，兩顆幽恨的眼淚潑潑地綴上了她的深垂的睫毛之間。

四

幾天後，大安他媳婦到河邊去挑水的次數越來越多了，好像她變得勤快起來。清早起得床來，第一眼就是望望天色，晴天對她是一種迷惑。不管是自己公婆攤上要水，或是鄰居的水缸裏需要水，甚至那個賭鬼黃鬍子的家裏要水，她都答應給挑滿。這樣，她到河邊去的機會每天起碼有十來次。

她每次走近河邊，或是離開河邊，腳步總是放得又懶又慢的，她懷着一種慾望的飢渴，一種難耐和不安。

這天，天剛朦朧發亮，大安他媳婦三口兩口吃過了一些軍營裏送出來的隔夜的剩菜，就挑着水桶出門去了。

河面上籠罩着一層乳色的霧，岸上的草葉綴滿了露珠。南方春天的早晨是清爽而溫暖的，大地像套進一件薄薄的毛絨織物裏。她的赤腳給草葉上的露珠打溼了感覺到一種舒適的潤滑。

就在河邊上的一家新用篷席搭蓋成的賭寮旁邊，大安他媳婦恰巧碰上了那個有刀疤的年輕船夫。她不安地顫慄着，但是女人晚來的愛情像火般的熾燃起她的勇敢，她慢慢地抬起了頭，毫不遮飾地微笑着：

『我不明白，世上就有一般傻小子偏愛吃老母猪肉……』她的眼睛在晨霧中閃着光輝，『哎，香嗎？』

一排浪嘩然地打在石灘上，那年輕船夫一句話也不說，就趁勢把結實的肩膀壓到她的鼓漲着的豐滿的胸脯上。……

這兩桶水還是年輕船夫替她蹣跚下河裏去挑上來的，當她低頭挑着這兩桶水急急地往回家的路上走的時候，感覺自己的心跳動得利害。

大安他媳婦剛剛把水攔在染攤的洗衣石旁邊，她的公公在爐火上添上一塊柴頭，而且在柴火上吸着一斗烟，然後站起來，跛着一條腿向她走上來兩步，用陰沉的眼光望着她，一口濃辣的烟吐到她的臉孔說：

『大安他媳婦……』她嚇得往後退了一步，一種犯罪後的心理捉弄着她，她的臉孔好像被烟熏成了灰色。

『你聽着，』她公公又在她的臉孔上吐了一口烟，壓低了吵啞的嗓子說，『大清早那些黑色的兇傢伙又在叫喚了呢，我說今天恐怕不大吉利……』

她這才注意到那邊的「烏蔭下」有成羣的老鴉在兇兇地叫喚着。於是她暗暗地噓了一口氣，犯罪的心又給一層詭祕遮掩住了。她的臉孔又開始像春天的花朵一般的恢復了鮮紅，但是因為避免她公公對她剛才惶惑表情的注意，她故意把頭掉了過去說：

『唉，烟……』

果然不久，當太陽爬到屋脊上的時候，「同心善堂」就派兩個夫役扛來了一副白色的薄木棺材，停放在這監獄的後門邊。經過一陣鐵鍊的錚錚聲之後，監獄的後門開了，一簇刺刀把白色的薄棺材引進去。

立即在監獄的高牆上就飛出來一陣陣錘釘棺材板的空洞而沉重的響聲。這種響聲還沒有停止下來，就

有一個蒙着黑頭巾時不時咳嗽着的女人，手招着一個小孩子，打從「烏蔭下」的那一頭顛蹣跚着跑來。當她和孩子跑到監獄後門，聽到裏邊釘棺材板的空洞而沉重的響聲的時候，就咬住黑頭巾的邊緣，壓壓，子一邊痛苦地咳嗽，一邊哭了起來。男孩子看見他媽在哭，也就尖起嗓子啼叫。那鏽了的長釘子敲進發鬆的棺材，就好像一下地釘進那女人的心窩上。她哭得更加悲哀了，淚水滴滿了她胸脯上的衣裳。站在周圍看熱鬧的人們，也暗暗地在捏着發酸的鼻子。大家都是窮苦人，不幸同樣沉重地壓在每個人的肩膀上，日子泡在眼淚裏，生命快要化成污穢的血水了……

在這些人中間，那個吊釘眼洗衣婦是認識這個女人的。她用衣角揉乾了兩眶淚水，低聲地告訴她周圍的人說：

「她的男人是給鬼子判成土匪關進監獄裏去的，一年多的日子了，想不到就活活地把他磨死過去！咳，她又是一個做不得粗重活計的癆病鬼，以後的日子叫她怎樣捱下去呀！……」

「嘿，瞧，大砲，大砲抬來啦！」一個尖眼的小孩子夾在大人的大腿中間叫。

大家都把眼光集中在監獄門的後門上，看見「同心善堂」的兩個夫役把那副白色的薄木棺材抬出獄門來。那簇刺刀一閃，立即鑲着鐵皮的獄門就兇猛地被關上了，一隻大鉄鎖很響亮地噹的一聲在獄門後傳出來。

一看見棺材抬出監獄來，那個癆病女人甩開孩子就撲到棺材上，放大嗓子哭喊起來：

「冤家啊！你死了我也不得見一面！你前輩子吃了人家的心肝，爲什麼這輩子你死得這樣慘！……」

她兩手抱緊棺材，把腦袋一連碰着棺材蓋，棺材發出一種噤啞的響聲，好像她的男人在棺材裏嘆息。

男孩子爬在他媽的腿邊，拉着他媽的衣角，把黃髮的小腦袋放在他媽的大腿上，尖銳的嗓子已經變成小鴨的叫聲了。

抬棺材的夫役沒辦法，只好把棺材停放下來，其中的一個年紀比較老的夫役把女人往旁邊拉，一邊勸解說：

「嫂子，請看在你孩子身上，不要太傷心啦！人

總有一個死，你認定這是天數就罷了！』

另一個年輕一點的夫役也跑過去幫着拉開女人：

『別哭啦，讓我們抬着好去掩埋呀，今天還有兩個地方要我們去收屍呢！』

不知道什麼時候，大安他媳婦的公公已經到街頭上去買回來了一疊子紙箔，他跛着一隻被風溼病弄殘廢的腿走上去，在那棺材邊蹲了下去燒化紙箔。他是一個好心的老人，他嘗盡了人間的辛苦，打算藉着這個機會給死了男人的癆病女人一點安慰。

紙箔在火中慢慢地燒化了，紙灰飛滿了天空。

女人又嘶聲地哭起來，不過這一次的哭聲已經顯得弱多了。她爬前來，向大安他媳婦的公公磕了一個響頭，而且硬把她的孩子拉過來，按住那隻小腦袋向老人又磕了三個響頭。

老人含着兩泡眼淚，伸出一隻癢癢的手，顫顫地撫摸着男孩子黃茸茸的腦袋，對着女人說：

『嫂子把心放平靜一些吧，窮人自有窮朋友！……』

不久棺材被那兩個夫役抬起來，大踏步往河邊的街上走去了。女人抱着她的男孩子顫顫簸簸地咳嗽着追着跟在棺材後邊，嘶啞的哭聲慢慢遠了，模糊了。

大家嘆息着散了開去，只有大安他媳婦仍然站在染攤的洗衣石上，呆呆地望着那走遠的棺材，和那跟在棺材後邊的母子倆瘦削的背影。那女人的黑頭巾最後無力地飄動了一下，就在街的那邊消失了。

當大安他媳婦把眼光收回來的時候，忽然瞥見在街心的一塊石板上有一團紅腫腫的東西，她定住眼睛一看，看出那是癆病女人吐下來的一塊帶血的痰，她覺到有點暈眩。在這一陣暈眩中，好像她看見那躺在棺材裏的就是大安，那個女人就是她自己，她把大安送進土裏去了。從此她和大安的愛情也隨着給掩埋掉了。

五

在這除了中午的時辰之外，終天看不見陽光的陰暗的小巷子裏，新搬來兩家人。一家是剛死掉男人的癆病女人和她的男孩子，另一家是個額頭有着一塊刀疤的年輕船夫。癆病女人住在巷尾的住滿了洋車夫的小雜院裏。年輕船夫則住在挑水婦五娘隔壁的一個小理髮匠的家裏。

這兩家新來的人，各有不同生活方式。癆病女人

剛來的時候和鄰居們打個照面之後，就一直沒有出過院子。鄰居們會用懷疑的眼光去猜測她：『她閑着兩隻手怎樣過日子的呢？』『她躺在床上動也不動嗎？』『難道她和她的孩子都死了？怎麼連一個影兒也沒露過呢？』

而事實上，她是不能靠着雙手來掙飯吃的。白天她睡覺，晚上就像虫兒般的在牆角落裏呻吟。和她同院住的洋車夫們會用物質去換得她賜予的神祕的安慰。她每天像剩下一點生機的弱的爬籐生活在陰溼的小屋中，她的肺葉腐爛了，她的血液乾涸了，她的頭骨磨碎了。不幸她的唯一牽掛的男孩子又患了天花，像一隻乳狗般的爬在她的身邊，發出低聲的喘息和瘡癤的哭聲。

而那個年輕的船夫得每逢一幫船航行十天半月後才能回來住上幾天，把他長時間跟波浪搏鬥過的心身帶回來休息一下。

河裏的日子是過得又辛苦又寂寞的，因此每次他總要約了他的一個絡腮鬍子的水手朋友，帶瓶燒酒和幾尾肥魚回來煮着吃喝。喝醉了酒他就會拉起一隻大胡琴張大嗓子和他的朋友唱起來。

大胡琴是無數次斷了弦而又無數次接了起來的，因此拉出來的琴聲非常難聽。好在他們的歌喉還不錯，而且會唱的歌子很多。這些歌子大多是沿河各個城市和鄉鎮最流行的。

每當這個時候，大安他媳婦就會偷偷地撒下活計躲在屋子裏，用一根香支戳破窗紙，眼睛偷窺着靠在斜對過門框上拉大胡琴的年輕船夫，像蚊子般的在窗前低低地隨着唱一隻或者兩隻自己熟悉的歌子：

『陷隍上水三河市，

春風吹呀吹垂了楊柳枝，

手折柳枝佇望河心的船隻啣，

害得我意兒亂呀心兒癡！

柳枝一年只有綠一次，

春風哪三月也有吹盡時！……』

大安他媳婦隨着胡琴聲音唱完了，就低下頭來啣了一口，低聲地罵道：『你這個勾魂鬼，閻王會割掉你的舌頭的！』

這一夜，月光從亮瓦上像泉水般瀉進屋子裏來，把四壁映得一片淡白。大安他媳婦並不感覺得春夜的寒涼，她渾身為一種熱力所燃燒。一片月光正投射在

她潔白的胸脯上，突起的兩隻乳子在輕輕地顫動着。好像這片清冽的月光是由她的柔滑胸脯上發射出來的，光芒映照到四圍的牆上，顯得這春夜的空氣是無限的柔和，無限的清淨。

她的血管裏流着一種難熬的液汁，她時不時在床上一輕輕地輾轉着身子。她聽見隔板那邊的公公，婆婆和小叔，都因一天的勞頓而睡着了。

那勞動者的鼾聲是那樣的濃濁。這樣一來，她就更加感覺得春夜的難熬了！

一陣輕悠悠的口哨聲像針尖般的挑着她的心窩，雖然感覺到恐怖，但是又感覺一股子被壓抑着的血沁流出來時的舒適。於是她披起了一件塞在枕頭下的汗衫子，靜悄悄地走到照滿了月色的窗邊。

她剛剛把白天用香支戳破了一個小窟窿的那塊窗紙，又用香支浸溼大了的時候，一個人影子就像一隻隨般的貓捷地跳了上來，而且怯急地把那塊窗紙一爪撕破了。窗紙被撕破的聲，把她嚇了一跳，她低聲地罵道：

『死鬼，又不是叫你来捉耗子的！』

在月光下她可以清楚的看見站在窗外的年輕船夫

的結實的項頸，和亂髮蓬蓬的，像小獅子一般大的頭，尤其是他那額角上的紫紅色的刀痕，更閃射出來一種堅強而勇敢的光芒。

年輕船夫要把門開開。

『不行，門反鎖住了！』她低聲地說。

年輕的船夫還是堅持着要她開門，而且把他的亂蓬蓬的粗硬的頭髮在窗紙上磨擦着。

『不行就不行，輪匙在我婆婆手裏！』她呻吟着懇求。

正在這沒法收場的時候，突然斜對過的門猛烈地呀的一聲打開來，一顆女人的頭從那門裏伸出，月光下嘩啦一盆尿潑了出來，嚇得年輕船夫渾身發臭。年輕船夫和大安媳婦像兩隻兔子般的被嚇散了，年輕船夫驟急地跑掉了。她却蹣跚腳趾慌忙回到自己的床上。

『呵，有賊！』那女人故意大聲叫起來，聽那叫聲顯然是挑水婦五娘的。

巷子裏的左鄰右舍的人們立即開開門出來捉賊，就是兵營前邊和監獄後門口的日本哨兵也被驚動了跑攔來。大家亂糟糟地嚷了好久，連一個賊影子也沒有

尋到。

年輕船夫和大安他媳婦也跑起來跟着大家比手劃腳地叫嚷着。

挑水婦五娘一手把大安他媳婦招到月光照不到的矮簷下，咬着牙根說：

『我要把你跟那小子的事情，當着大家的面告訴你的公婆！』

大安他媳婦嚇得渾身哆嗦，她捏緊了挑水婦的手，顫動着發白的嘴唇：

『五娘！……』

『哼，那小子背了老娘，老娘就要叫大家當場把糧活活打死！』挑水婦擰開大安他媳婦的手，牙齒磨得沙沙地響。

『五娘，我求你……』大安他媳婦幾乎快癱軟下去了。

挑水婦吃力地扶住了大安他媳婦，威脅道：

『每天給我家裏挑兩担水！』

『五娘，以後你隨便吩咐好了……』

挑水婦才悻悻地走了開去。她跑到她的新「相好」黃鬍子跟前，正看見年輕船夫送給黃鬍子一瓶酒，

黃鬍子笑開了口，在月光下仰起頸子咬住酒瓶咕地灌着酒。她一手把那一瓶酒從黃鬍子的嘴巴上奪了下來，猛地摔在石板上，嘩啦一聲，酒瓶被摔得粉碎，酒流滿了一地。她瞪了一眼站在旁邊的年輕船夫，對着黃鬍子罵：

『狗東西，你還沒有把尿喝夠嗎！』

六

在臨河的街口上，不久前又公然新開設了一個賭場。

賭場的老闆是一個大胖子，常常脫光上身，躺在賭場門口一隻特地定製的大籐椅上。鼓起他那懷孕的母牛一樣的大肚子，兩隻乳却像黑砂鍋一般的垂在寬厚的胸脯上。雖然現在不過春深的天氣，但是他那身體裏邊的脂肪在燃燒着，從他心口上沁出來的汗珠，還帶着一種臘油的臭味。他經常把他的兩條捲起了褲筒的大肥腿，左右分開來架在輪椅靠手上，手裏拿着一把雨筴大小的蒲扇，從腰門上搗到腳尖。遠遠看上去，她倒像是一尊慈祥的彌勒佛；但是走近來一看，他的突出的眼珠總是那樣可怕地睨視着過路的水客

和在他賭場上進進出出的賭客們。

在這個老頭的手底下有十幾個賭棍替他壓場，開彩和招徠賭客，黃鬍子新近也被雇了來幫忙，專門替胖老到碼頭上去拉客人進賭場裏來。

大安他媳婦近來帶着一種不安和憤懣的心情時常替五娘挑水，不單要替五娘家裏挑水，而且還替五娘幫忙挑些水給她用水的東家。

這一天黃昏，大安他媳婦正替五娘挑兩桶水到新開設的賭場裏來。胖老闆的大腦袋枕着他那把蒲扇，抱着一個賭錢女人的嬰孩爬在他隆起的肚子上，讓那個嬰孩吮吸着他的大乳頭，嬰孩很快樂地在吮吸着，那大乳頭雖然沒有乳汁，但是却有汗的鹹味，當大安他媳婦挑水走過他的大籐椅跟前的時候，胖老闆是用那麼一對充滿了厭惡的眼睛盯着她。忽然他伸出一隻胳膊抓住了大安他媳婦的水桶，大聲地說：

『瘦子，給我解解渴吧！』

於是他把大嘴巴咬住桶沿，兩隻突出的眼珠翻起來，從板刀一樣的濃眉下望着她，一連喝了十來二十口水。大安他媳婦一等他喝完水，把水挑進賭場裏倒了，就嚇得急急慌慌地挑着空桶往回家的路上跑。

『喂，回來！』胖老闆叫住了要到碼頭上去拉賭客的黃鬍子。這一聲叫，把黃鬍子叫回來了，却把大安媳婦叫得飛跑掉了。

『她是那家的離兒？』胖老闆手指着跑遠了的安媳婦的背影問。

『那是大安他媳婦』，黃鬍子做了一個鬼臉說：『一個寡婦！』

『哎，她男人死掉了嗎？』胖老闆鼓大了眼珠。『那兒？吃糧去啦！』一個剛從賭場裏跑出來的老寡婦，這是一個有名的老皮條，她鬼祟地眯了眼睛，補充着黃鬍子說，『是個活寡婦！』

『哈哈！』胖老闆眼睛都笑縫了起來，大舌頭貪婪地啣了一下厚嘴唇。

只有黃鬍子清楚他這個人的來歷。在過去，黃鬍子還曾經跟這個胖老闆混過一個頗長的時間。兩年前，潮河上去二三十里的崇山中，有過一大幫匪徒出沒，就是連這個地方，也很難有平靜的日子。

而這個胖老闆是一個土匪頭子，綽號叫做伏地虎，在打家劫舍中，只有他個人發了財，他的手下伙伴死的死，散的散。現在他洗了手，不再幹那拚命根子